

LINGLEIYINGXIONG

另类英雄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龙一 著



另类英雄

龙一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另类英雄/龙一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3
ISBN 7-5306-3519-0

I. 另… II. 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925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6000 册 定价: 17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李鹏，笔名：龙一，1961年出生，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，不甚敏而好读书，求博过当，以至于杂驳不纯，故而改行写历史小说，乐甚，有《我是一个马球手》、《后宫艳事》等行世。惟今自喜者，在于热爱生活，热爱多年保有的本民族文化立场，热爱对文字与史事的操控之戏。

题记：世界上最大的鸿沟，存在于
一项事业的正义性与人们推
动这项事业的动机之间。



目 录



楔 子	1
第一章	7
第二章	69
第三章	138
第四章	200
第五章	256
姑且算是结尾	319
跋	321

楔

子

LING LEI YING XIONG

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铁桥，在布达佩斯、巴黎、莫斯科等有河流经过的欧洲城市，常常能够见到，但在中国并不多见。它用漆成黑色的钢梁结结实实地铆成两段骨架，桥面的钢板上密密地排着铆钉，桥基下暗藏的铰盘可以很便利地将它向上开启，让外洋来的火轮船从桥下通过。这桥因为建在法租界，它本名叫法国桥，但是本地的聪明人却顺口称之为“万国桥”，许是因为桥的两端围绕着九国租界，桥下驶过的轮船悬挂着花花绿绿的万国国旗。等到十五年后，在它东边只隔一个街区，正对着法租界中街的地方，又



花了二十万银元建了座新桥，被人正式命名为“万国桥”，这座旧桥也恰如其分地改称“老法国桥”，不久也就给拆除了。

桥下那条隔两年便泛滥一回的河流名叫白河——几年后便被人名之为“海河”，因为这里距海口只有几十公里，黄满膏肥的河蟹与鲜美无比的银鱼乘着早潮可以直达三岔河口，况且，“海河”这名字听起来也大气，带着民国新建的心气儿。

残冬将尽，河上的冰面被阳光腐蚀得仿佛是解冻后的豆腐，糟朽得很；桥上、河边往来奔忙的人们，似乎没有谁这么古怪，会注意到这些无用的景致。

今天是1912年2月12日，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。桥上川流不息的马车、洋车、汽油车，载的是前天刚刚焚香祭灶的大众，也有不懂祭灶为何物的洋人。

金善卿毫无顾忌地站在桥中间，两脚分跨两块可以开启升高的桥板，透过跨下一条寸把宽的缝隙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冰面在消蚀，残阳下，粗糙的冰面反射出一派奇异的金色光芒，仿佛紫禁城上金瓦的余辉。在南方时，革命党中一位年长的同志酒后对他说：“我生平最厌恶的就是桥，这种东西带给你的总是悲哀，很少快乐。要问为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桥的每一端，通常有三条路，径直一条，一左一右沿着河岸各一条。所以，站在桥上，你不得不面对六种选择，这是一种被压迫的，毫无主动性的选择。更何况，每选择一条路，后面还要有无数的选择在等着你。是不是很可怕？”

金善卿当时没有反驳，是出于对年龄的尊重，他认为这是一种年纪渐老的垂死者的悲观，尽管这位老先生是位了不起的斗士。

他喜欢桥，并非是喜欢老先生所说的选择，他认为那不是选

择,而是机遇。世上还有比桥这种地方更多机会,更多变数的吗?站在这种地方,任何一个偶然的机缘,都可改变你生命的轨迹,这种事,想想就激动人心。尤其是这座桥……

往桥北望去,偏过去一点就是东车站——又称为老龙头车站,一块俄租界中的中国飞地,由九国军队加上大清帝国的新军轮流把守。今天当值的应该是英租界,到处是上海人所说的“红头阿三”——印度锡克教巡捕。今天,巡捕们平日里的警棍都换成了长枪,连他们浓密的胡须上也挂着霜白的警觉之色。沿河再向东,便是占地巨大的俄租界和荒芜的比租界;顺着河道的弯曲向西向北,依次是意租界、奥租界和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开发的河北新区。

桥南是法租界,往东一点是本地最重要的金融街——英法租界相连的中街,街口垒起了法国大革命式的“街垒”,除了通常的黑猴子般的安南巡捕,又增添了不少正规的军队,还架起了火炮。由此沿河向东南是英租界、美租界(美国人自行放弃了租界,以示无私,却私相授受,给了英国人)和德租界;向西北则是娼妓、流氓、日本浪人和朝鲜毒品贩子麋集的日租界,再过去便是庚子年失去了城墙的天津城了。

今天是出大事的日子,改朝换代了。金善卿抬头望了一眼下游溯流而上的破冰船,上边挂着花里胡哨的米字旗;又嗅了嗅空气中混合着的马粪、汽油和冰面消融激发出的潮朽气息,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往哪边去。

“看报,看报,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了。隆裕太后……袁世凯……”一群七八岁大小的报童,棉衣破得飞花,拖着寒风中擦不尽的稀鼻涕,叫卖声里却有股子异样的兴奋。

如果把满清皇帝退位看成革命的成功,未免太过天真了。

自打南京临时革命政府与袁世凯开始谈判,金善卿就觉得事情要坏,孙文过分慷慨的允诺,将大好的革命事业推向了荆棘丛生的歧途。

想必,孙大总统当时也“站在桥上”,只不过,他在所有的际遇中,选择了最坏的一种……

1950年春,本地史志办公室:

领导指示: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,我们领受的这个任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,关系到清末民初一大批参与革命的同志的命运,也就是说,金善卿的证言,对现在的许多领导干部的出身与立场会起到判别是非的作用。我们对金善卿,既要从他那里得到有关清末民初北方革命党的真实回忆,又要由此对其他同志的历史提供佐证。更重要的一点,就是弄清金善卿在那个时候到底起过什么作用?他是个什么人?

众史志干部:是。

史志干部(极客气,深武饶安一带的口音):俺听说,1912年2月份,本市有过一批所谓的革命分子,发动了一系列背离革命宗旨,干扰辛亥革命的行动,当真会有这样的事吗?俺真是不明白。

金善卿:您这个说法,在下不敢苟同。当时我也是同盟会的人,我到这里来,是为了联络北方革命党,配合南方的革命运动。哪里会有什么革命异己分子,他们都是为了推翻清政府,自觉组织起来的好同志,是可比拟华盛顿、杰佛逊的真正的革命者,即使是那些抽大烟、逛小班的少爷羔

子，也都有很好的革命行动，做了不少工作……

史志干部：您说笑了，抽大烟，逛小班的会是革命者？我不大相信。

金善卿：小同志，那会儿的革命，跟您参加的革命不一样，革命者也不一样，不能同样看待。那时的革命者里边，什么人都有，说实话，他们除了“驱除鞑虏”以外，也没什么更多的理想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当时北方的革命者中，认同孙文的革命理论的人也并不很多，什么“平均地权”之类的，没有兴趣，甚至其中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革命理论。

史志干部：你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？都做过哪些工作？

金善卿：事隔多年，许多事情都记不大清楚了。

史志干部：俺往实话里说，革命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。单是这一时期的问题，就有三十五个同志在调查，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百多份材料，不只是来自本市和全国各地，还有美国、香港，甚至台湾，都有关于你的回忆录寄来。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弄清历史的真实状态。

金善卿：我的朋友真不少，他们竟还都记得我。

史志干部：所以，修史无小事。

金善卿：你们信任我吗？怕是难说。

史志干部：虽说这有些个说笑，倒也是那么一回事，我们不会计较。总得把这段史事弄清楚，才会为您申请有关的待遇不是？

金善卿：从什么时候开始谈？

史志干部：先谈谈1912年2月，你在本市的情况。

金善卿:1912年2月?那个月12号宣统皇帝退位。

史志干部:那天你在哪?

金善卿:在哪?我好像是在法国桥上,不知道该干什么好……

史志干部:那么,你到底干了什么?

金善卿:这可得想想。那天,我到底朝哪边去了?

.....

第一章

LING LEI YING XIONG

史志领导指示：这个金善卿坚持自称他是本市早期的民主主义革命家，在辛亥革命中建立过功勋，舍生忘死，业绩卓著。但此人经历之复杂，非同一般。他在辛亥革命中的立场有颇多可疑之处，到目前为止，一百多份调查材料，提供的却是几十种说法，甚至他在同一时间里竟出现在不同的地方，让人不能不怀疑。分清他的行为中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哪些是同情革命的，哪些又是反革命的，这就是你们的任务。大家要注意，分清敌我友，这个“友”字最让人头痛，因为，友人与敌人往往就在一线之间。你们先



从1912年2月入手，这是他的活动最集中的一个月，也是在材料中出现矛盾最多的一个月。你们五个人分头调查，看看到底能挖出什么牛黄狗宝来……

过了法国桥向西南一转，便是俄租界。多少年之后，金善卿才明白这一次出行对他的意义有多重大，给他惹来多大麻烦，而这又是多么的无可奈何，以至于耽误了他重振家业，老来受苦。

要细说此事，还得从壬子年春节前讲起，当时他也是坐着洋车从南向北跑过了法国桥，在东车站上火车，直奔塘沽码头。

那天，金善卿并没有直接走进港务局，同往常一样，他总是加着小心。从德国寄来的货单，上面预计轮船到港的日子是1912年2月12日，也就是辛亥年腊月二十五。日子没错，有错的是他要接的货。虽说武昌暴动之后，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正在与袁世凯谈判，但给北方革命党私运二千克虏伯厂的后膛七响马枪，外加十万发子弹，依旧是杀头的罪过。尽管如今二十省独立了十四省，可眼下天津卫毕竟还是大清帝国的天下，隆裕太后老佛爷当家。

他前后左右，迅速而又仔细地看了个遍，没有暗探，没有埋伏的兵丁，连条咬人的狗也没有，一切如常。小心无大错，替革命党工作，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保住性命。

塘沽的港务局是座三层小楼，洋式的，迎面四根爱奥尼克石柱，门口一边一头石狮子，扭着头蹲在那里，老大不愿意的样子，都是曲阳县的产品，不怎么精致；对面竖着根旗杆，悬着黄龙旗。这一切虽说看上去有些个不中不着，但也简单明了地告诉过往的闲人，这里是座衙门，大清国的。

戴着红缨帽的门役给金善卿请了个安，拉开花玻璃门。每天进出这座衙门的人多，门役未必认得他，这个安是冲着他身上的梭龙皮袍子来的。每到类似的衙门口办事，他总是打扮得格外光鲜，下人们只认衣服、车马，不认人。

金善卿今年二十五岁，身材比一般的大清国人略高一些，也并不高很多，所以没像个显道神一样碍眼；不胖，只能算是精干有余，富态不足。往脸上看，细眉、大眼、高鼻梁，着实的体面不说，看神气还真有些个气度，不是买卖人的精明，是那种吃见过的轻慢，而一转眼间，他又可能变幻出极讨人喜欢，甚至还有些顽皮的样儿。若说有什么缺憾，就是他那好看的薄嘴唇，细一品味，总觉得透着一股子狠劲儿。

他在京师大学堂毕业，德国话、英国话说得好，讲得老毛子一愣一愣的。到日本留学时，又一边学日本话，一边逛有名的温泉旅馆，顺便还交上了革命党。革命党里边多是酒量大、言语有味道的青年，终日在一起厮混，让他全无思家之念，直到来了封书信：一来是报丧，父亲病逝；二来告诉他，发了一百多年财的大关金家破产了，除了返程的路费，再不会有钱寄来。也罢，他当即与相好的艺妓洒泪而别，带着革命党人写的介绍信，同时领受了革命党的任务，回家来了。

他这个人一生下来便享福，受不得苦，革命党人最会体贴这种事，所以，给他的工作是天津德商恒昌洋行华账房的二掌柜，颇合他的心意。做生意捞钱，是他们家传的本事，革命党要是成了事，说不定他还能把家业恢复起来。

船务司里办公的是清一色的官，最不济也是个金顶子，补不上实缺，在这里混也算是饭辙，况且出息不错，养家、租房子，外带弄个小妾什么的都够了。虽说大清国的臣民恨洋毛子恨得牙

根痒痒，但干上这种洋事由，比个实缺的知县不少弄钱。

金善卿进门给大家伙请了个总安，动作边实、利落，撩袍、抖袖、趋步、倾身，每个动作都那么洒脱、漂亮，没有一丝的刻意做作，仿佛是在娘肚子里就在练这手活。屋内看见他的人都拱了拱手，算是还了半礼。他们不是对他金善卿客气，是对他的交际手段，和他花在他们身上的银子客气。对这些人，金善卿只报了个假姓，说是姓赵，叫什么没人在意，随口都叫他小赵，即使在觥筹交错，酒醉脚软的时候，也没人费心打听他姓氏名谁，籍贯郡望，开着哪家买卖字号，只是很默契地将他归入私贩一类。之所以没把他当成鸦片贩子，一来是他的货物都是从西洋直接发来的，西洋不产鸦片；二来他身上没有鸦片贩子的匪气。

“今儿个有你的货？哪条船？”讲话的老葛是这里的头儿，戴着个水晶顶子，是船务司的委员，正五品的候补知府，也是个好吃的主，每次金善卿请客都少不了他。他吹着纸煤，就着云青铜的水烟袋咕噜了一阵，神秘地凑到金善卿耳边说：“今天有艘丹麦船给扣在码头了，说是有违禁物品，这里边没你的事吧？”

“绝对没有。”金善卿除了本地的口音之外，还会讲官话、山东话和一口流利的京片子，在官场上，他的官话圆润悦耳，引人入胜，但总带点京油子的味道。“怎么会呢？大人您知道我，我压根就不动违禁品，好模样儿的跟王法过不去，有病不是？”

“咱们兄弟有交情，我才透这个消息给你。”老葛的眼神里半信半疑。“津海关的洋人来了，就是那个最难缠的‘桑砍头’；直隶总督府派下来查案的委员也来了，正跟局里的总办商量办法，捉拿货主。你可别误打误撞，撞到网里，到时我可救不了你，杀头的罪过呀！”

“多谢关照。”金善卿心如明镜，倘若老葛知道他私运军火，

便会第一个去告发他。这才叫官，邀功请赏，升官发财是他的本分，这里边没有半点错处，有错的是那些以为混官的人会讲义气、有良心的傻瓜。不过也有好消息，外号“桑砍头”的桑德森，跟他有点交情，事情也许会有转机。

“改天在下请各位进城逛逛。”金善卿作了个罗圈揖，退了出来，心里盘算的是撒开腿就逃，还是留下来四处打听打听。老葛猜的没有错，他今天来接的就是那艘丹麦船，被查获的违禁品十有八九就是他替天津铁血团弄来的那批军火。他干这类活已经有些经验了，支持北方革命党是同盟会的良好意愿，替他们捣腾军火是他的一部分工作。他虽说从未失手，但中间出点岔子也是常有的事，并不可怕，但这一回有些个难办了，津海关的洋人里边多是英国领事馆的探子，他们插手在这件事里，麻烦就多了。

不能就此退缩，这批货更不能撒手不管。敢于冒险的人，才能得到最大的奖赏，这是金善卿的信条之一。当然，不顾危险而冒进的人是真正的傻瓜，这也是他的信条。他是个灵活多变的人，厌恶规矩，热爱“手段”。

于是，他像逛大街一般，甩着袖头儿，潇潇洒洒地走上码头，要亲眼证实一下他那批被查获的军火。那艘挂丹麦旗的火轮船已经停靠在码头上，十几个搬运工从船上扛下来大大小小的木箱，装上一辆俗称“地牛子”的四轮人力货车，几名持枪的清兵在周围警戒，一小群洋人在一旁吸烟，里边没有他认识的桑德森，另有几个翎顶辉煌的大清官员瑟缩在一边。不用问，金善卿一打眼，就知道这正是他来接的那批货，边上的就是津海关专管缉私的超等总巡与直隶总督府的官员。一旦洋人出马，大清的官员便成了碎催。金善卿最见不得这种奴才相，许是他在学校